

再见了 再见

我曾那样爱过你 我一点也不遗憾

只是 想到我曾拥有你

真叫我心酸

Un jeune
couple

【法】让-路易·居尔蒂斯 著

李玉民 译

再见，维罗妮卡

再见，维罗妮卡

【法】让-路易·居尔蒂斯 著

李玉民 译



un jeune
couple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再见, 维罗妮卡 / (法) 路易-居尔蒂斯著; 李玉民译.
南京: 凤凰出版社, 2010.1
ISBN 978-7-80729-650-8

I. 再… II. ①路… ②李… III. 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
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00408 号

Un Jeune Couple by Jean-Louis Curtis

Copyright © Editions Julliard, Paris, 1967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2010 by Phoenix Publishing Co., Ltd.

Arranged by Garance SUN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版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10-2010-072号

书 名 再见, 维罗妮卡

著 者 [法] 让·路易-居尔蒂斯

译 者 李玉民

责任编辑 张叶青

设计制作  常言道文化——CCC
TEL 13146 93370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8

字 数 110千字

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29-650-8

定 价 23.00元

(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, 联系电话: 010-58572106)

再见，维罗妮卡

U n j e u n e c o u p l e

“在这家饭店开间客房，阳台朝着泻湖，比起咱们住的那个小旅店，肯定别有一种滋味……住上一夜，哪怕只一夜，临走那一夜，你看还住得起吧？你估计得要多少钱？”

“恐怕得十万里拉。”

“十万算什么！还付得起吧？就临走那天住一夜行吧？”

“再说吧。这要看咱们的花销了。等到星期四或者星期五，我再告诉你行不行。”

“告诉你，我想去！我要在一个晚上当当阔人，风光风光。”

“要是不去参观巴尔巴罗别墅的话，我想还是可以的……”

“巴尔巴罗别墅有什么看的？”

“那是帕拉第奥^[1]式的建筑，里面有壁画，还是……”

“算了，别去了！”

[1] 意大利建筑师（1508—1580）。

“……还是委罗内塞^[1]的作品。”

“博物馆已经看得够多的了！还看了那么多教堂。绘画嘛，那当然都非常美了，但是……我宁愿在达尼埃利饭店住一宿。咱们回去就说，旅行期间全是住在那儿的。”

“说大话，赶时髦！快走吧，舟楫到了。”

他挽起她的胳膊，向码头走去。真是喜气洋洋。汽艇靠岸了。当地人管这种船叫“舸”，他俩也模仿亚平宁半岛人的浮夸风气，戏称为“舟楫”。《特里斯丹和绮瑟》^[2]、《安托万和克莱奥帕特》^[3]……的舟楫。游客成群结队地等在岸边。他们神情专注，表明既然花钱来玩，就决意要尽情享用。那位少妇回首一瞥，只见达尼埃利饭店前面有一对夫妇登上机动游艇，心想他们准是美国人。一个身穿蓝白条背心的跟班拎着帆布包。船夫正往座位上放靠垫，他头戴草帽，一身水手打扮，颈后飘着红缎带。游艇镶铜镀镍，闪闪发光，好一副豪华气派。那对夫妇就座，沐浴在阳光里。他们年龄都在三十上下，真是一对妙人。他们的举止和微笑显得那么怡然自得。再看那裁剪合体的衣着，真好比第二张皮肤，随着人一起问世成长的。显然，唯独美国人……少妇握紧丈夫的

[1] 意大利画家（1528—1588），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的重要代表。

[2] 法国中世纪的骑士叙事诗，是布列塔尼系故事诗中最重要的作品。

[3] 莎士比亚根据罗马历史写成的戏剧。

手——他俩总是手拉手，如同情侣那样。

“我喜欢咱们的舟楫，虽然乘这种船难免有带薪度假的味道，可还是让人挺开心的……”她说道，语调里充满了欢快的柔情。

在威尼斯海滩，他们有“自己的”浴场。像“他们的”舟楫一样，浴场也有点带薪度假的色彩。他俩选中这块地方，当然是财力所迫，并非觉得它称心如意。它紧靠着免费的公共浴场，更衣室稍嫌简陋，租金每天只有三百里拉。浴场通公共汽车，但一刻钟才有一趟，而且总是超载。总是超载。因此，他们通常是步行前往。从世间大人物休憩的场所埃克塞尔西奥咖啡馆起始，只有一公里远；沿途浴场鳞次栉比，而租金则越来越低。有一天他说，走上这么一趟，就等于“上了一堂社会学实践课，能使人全面认识一个基督教民主国家中的社会等级”。

中途，少妇在一张街椅上坐下来。他也挨着妻子坐下，并关切地问道：“累了吧？”

她摇了摇头。但是，她脸色略显苍白，精神有点疲倦。

“你有感觉了吗。”他问道，同时瞥了瞥少妇的腹部。

“没有，还早呢。我想不到第三个月，不会有什么感觉。”

“你不恶心？”

“现在不恶心，只是有点儿……”

她没有说出有点儿什么。她嫣然一笑，敷衍一句：

“我注意点儿。”

“我琢磨眼下这小东西像什么。”

“像蝌蚪状的一小块明胶，肯定很难看。”

“一想到你怀……想到这儿有了，”说着，他轻轻拍了拍她的腹部，“这个念头就总在我脑子里转。”

“这不是什么奇迹，”少妇说，“自从有了人类，亿万女人都……不值得大惊小怪。”

“噯！只要想到这是自己的……这情景我还不习惯。”

她问丈夫，“这东西”是否真对他产生了“某种影响”。她自己只感到一种隐隐的惶恐，时时担心要呕吐。

“这并不那么罗曼蒂克。”说罢她站起身。

两人继续朝远处的浴场走去。

“过几年咱们再来，”他说，“那将是我们名副其实的蜜月旅行。到那时候咱们就会富裕多了。”

她瞟了丈夫一眼，嘴角漾起一丝微笑。

“你这样认为？”

“指什么，是咱们能再来还是能富裕？”

“两件事全有。”

“对，我是这样认为。咱们要在达尼埃利饭店开一套房间，或者干脆单独租一幢别墅。”

微笑愈加粲然。

“行啊。今天傍晚咱们就去看看，要在大运河岸边挑一幢。凡事最好还是早做准备。”

她双臂贴在身子两侧，仰面躺在海滩上。“你真是一尊古埃及雕像，刚从沙土中发掘出来，经历了三千年岁月，依然完好无损。”她身材略显娇小，线条健美；白色游泳衣衬出她那深色皮肤。他在妻子身边侧躺着，好从容地欣赏她的仪态。旁人不难发觉，他对妻子百看不厌，也不难发觉他总想把手放在她身上，拥抱她，触摸她。娇小的“埃及女神”一动不动仰卧在沙滩上晒太阳；而他呢，却不住地动弹，一刻也消停不下来。他悄悄地抚摩少妇的肩头、胯骨和膝盖。再不然他就略微探过身去，仿佛要用显微镜观察她的皮肤，辨明那十分纤细、十分柔媚的纹理。一群男女青年从他俩身旁经过，他们的皮肤都晒成黑面包色。他们用拉丁民族特有的目光审视他俩一眼，瞬间便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：新婚燕尔的小两口（两人戴着结婚戒指），既然待在这儿，而不是去别处，就说明他们并不富裕；女的比男的漂亮，男的比女的痴情。

这会儿他跪着，俯身往妻子身体的裸露部位涂防晒油；她全身油光锃亮，宛似一尊铜像。他轻轻柔柔地爱抚着，按摩着，从从容容地享受这一快感。这场面犹如一种仪式：用香料为一个闺

秀的亡灵涂身，或者为一个上嫁天尊的少女施洗。涂抹完毕，他用海绵巾揩了揩手。少妇翻过身，把胸罩带拉到胳膊上，好让整个肩膀都晒着太阳。她要丈夫递给她报纸和香烟。丈夫忙不迭地把东西递过去。伺候她，照顾她，让她一天的时光过得安闲自在，他何乐而不为。少妇说了声：“谢谢，亲爱的，你真知道疼人。”她翻阅着报纸。这是一份周刊，刊登政治、文学艺术方面的新闻报道。她的目光停留在演出节目预告页上。

“喂，刚上映一部普雷明格^[1]的片子。回去之后，咱俩得去瞧瞧，这可是一部必看片^[2]。”

年轻人微微一笑，也许是因为她讲这个英语词略有巴黎口音，也许是因为这个即将做母亲的埃及女神少不更事，使他觉得又爱怜，又开心。他说：

“行，咱们去，宝贝儿。”

他买了《世界报》。他要了解时事：战祸在哪里肆虐？航天的最新成就是什么？种族冲突严重到了何等地步……他每天随身带着一本书，但又如何看得进去呢？他要洗海水浴（在亚得里亚海的温水中可以一连泡上几小时），要端详爱妻的芳容，要与斯人交谈，还要做每天的功课：涂油膏，递烟，送报，还要观赏这一成

[1] 奥托·普雷明格（1906—1986），生于奥地利的美国电影导演。

[2] 原文为英文。

不变却又日日更新的海滨景色。

冰淇淋小贩高声叫卖，逗人食欲。“盖拉蒂！”声声铿锵有力，就像战争的叫嚣。小贩每隔二十分钟经过一趟，像时钟里的铜人一样守时。每天三点钟，那个顽皮的少女也准时出现。她双腿细长，上身瘦小，肩头上斜挎着半导体收音机，身边有五六个小伙子护驾。他们随着收音机里播放的舞曲边走边跳。还有那个总是尖声叫嚷的胖女人。“这种人啊，电影里见得多了。你还记得《八月的星期天》吗？”这幕南方喜剧使他们产生潜入五十年代一部意大利电影的感觉；开头几天，他们还觉得挺有意思，不久便兴味索然了：收音机的声音太吵人，毛孩子们也太没教养；这帮人的行为谈不上奇特，可以说相当粗俗……就跟废包装纸一样，扔掉也不可惜。

在乘坐“舟楫”返回的路上，那个年轻人说，此刻的市景他总是看不够：人们梦想的场景，人们通过绘画、书籍和电影所能表现的场景，都不如它神奇，都不如它绚丽。他又抱歉地补了一句：

“每天晚上我都重弹老调……恐怕你已经觉得我这个人太絮叨了吧？”

“哪里话，亲爱的。我也是，跟你想的一样。”她急忙说道。

“是吗？可你并不总是反反复复地说……”

“重复又有什么关系？生活里本来就有陈规俗套。一起过日

子，对陈规俗套迁就一点儿不就行了。无所顾忌，头脑想什么就说什么，这样更好。”

“我总有点儿怕惹你厌烦……”

“可怜呀！我真倒霉！”她佯装绝望地低声说，“我竟然嫁给了世上顶傻顶傻的傻瓜。”

两人相视而笑。她轻轻吻了一下丈夫的面颊，然后把头倚在他的肩上。丈夫微张着嘴，仿佛经不住幸福的些许压力，一时透不过气来。

“怪事儿，八天工夫就晒成这样。”她说，抬起了裸露的臂膀，“瞧呀，我晒得比你黑。看来我的皮肤更容易吸收阳光。”

“或者说太阳迷恋上你了。”

“您的嘴真甜，我的丈夫先生！”

他们的旅馆坐落在萨路特教堂的后面，简直可以说是座公寓楼。从他们客房的窗户眺望，可以看见衬着吉乌德卡教堂的一角泻湖；稍微探一下身子，还可以看见天主教堂的正面。这座旅馆整洁清静，收费低廉；只是晚间还须想着乘末班汽轮过运河，老是坐威尼斯轻舟回旅馆也租不起。这位新娘觉得，这点不便稍微破坏一点晚间的兴致。“真像总惦记着赶末班火车的郊区人”……有时候“游客几乎走光，自己独占威尼斯”，真想在圣马克广场流连不返，欢度良宵，无奈……她还希望在哈里酒吧待到很晚，“哪

怕是一次”，因为她认定午夜之后，在那里能遇见“有趣的人”。

“你所说的有趣的人，是指什么呢？”

“每年在威尼斯住一阵子的外国人、在这里买了一幢别墅的人、南美的亿万富翁。”

“你觉得他们比别人有趣吗？”

“那当然。富人名人向来是有趣的。”

“你说为什么？”

“就因为他们有钱有名呗。他们与众不同，超凡脱俗。他们是漂亮的魔鬼。况且他们同别人一样，也有人情味儿。”

年轻人注意到她使用了“人情味儿”一词。

他俩回到房间，躺在床上休息，自然要频频亲吻，相互爱抚。显而易见，丈夫还想要无休无止地亲热下去，但妻子却轻柔地挣开他的双臂，说是应当“克制”一点，早该穿衣裳去吃晚饭了。

晚饭前的更衣是一天的重要时刻。其实是少妇一人梳洗打扮，丈夫的衣着倒挺简单。他情愿一身海滨浴场的装束，穿着粗布长裤和凉鞋出门。可是妻子不准，硬让他换上一条法兰绒长裤、一件银白纽扣海蓝色宽条法兰绒上衣，还让他打上领带，说是晚间穿戴整齐更畅快，“晚餐应该像个过节的样子”。至于她，要足足修饰一小时。丈夫毫无怨言，只是在一旁观看，好像欣赏一出女性神秘剧，并谓之曰“克雷奥帕特的梳妆”。的确，她是一位年轻

的异国女王，同他在海滩上看见的那个淡妆的矫健女人迥然不同。迥然不同，却又同样风致韵绝，秀色可餐。衣裙、首饰、乌发都极曼妙；尤其是那涂成碧绿色并吊向太阳穴的眼圈，赋予那张青春面庞以戏剧脸谱的效果。

不仅容貌改变了，就连举止做派乃至声调也都一反往常。比方说，每天晚上，她对前来伺候的男招待、前来打招呼的饭馆老板说话，姿态是那么高雅，使她丈夫大为诧异。这种高雅姿态仿佛同“半晚会”短裙一起穿在她身上，像洒的高级香水一样润泽着她的肌肤。丈夫十分赞赏这种本事；头一天晚上他就恭维道：“够派儿，都绝了，真令我钦佩！知道吗，我真为你骄傲。”

“其实，还是你说得对，亲爱的，”她跟丈夫入座时对他说，“咱们这廉价小饭馆，比那豪华的达尼埃利饭店强多了。在这儿，布置也好，烹调也好，至少没有哗众取宠的味道，一概货真价实。”

她咬了咬嘴唇，笑起来：

“哦，对不起，亲爱的，我忘了你不喜欢这个词儿。”

“你不妨使用……”

“不行，不行。我不清楚为什么你不喜欢，但我还是尽量避讳的好，既然你不喜欢……看看今天晚上有什么可吃的。”

尽管菜肴的花样不多，而且每道她都了如指掌，但她还是摆出一副讲究吃食的样子，对着菜单审视良久，颇费踌躇。

“要意大利大虾吧？再不，要薄肉片也行吧？我还拿不定主意，想不想吃意大利宽面条……对，就点意大利宽面条吧。这种食物很逗。”

这话也令他惊讶不已。本来，如果是食品，就该称作美味可口，如果是艺术品，则应誉为出神入化，有些东西显然不属于“逗人”之列，而她却觉得“很逗”。

“亲爱的，你对事物的反应总是出乎我的意料。意大利宽面逗人吗？”丈夫诙谐地问道。

“对，吃起来很逗，闹不清是蔬菜、肉……”

“怪事儿，你怎么没觉得萨路特教堂或者圣马克大教堂逗人呢？”

“不过，从某种角度看，那也是很逗的。看怎么说了。在火星眼里，圣马克大教堂就逗得要命——呆子！”

“可你又不是火星星人。”

“我不是火星星人，亲爱的。咱们俩当中，你倒是火星星人。”

两人深情地交换一下眼色。少妇的双眸晶莹闪光，这无疑是因为她那涂成碧绿的眼圈……年轻的丈夫喃喃说道：

“我将品尝你眼睑泣落的香粉。”

当妇装作惊慌失措：

“我的眼睫毛流啦！真可怕！”

“我引的是一句诗。”

“是吗，谁做的？”

“马拉美^[1]。”

“诗这玩意儿，你在行……真看不出来，你这搞科技的人还懂诗。”

“科技我也懂得不多。”

“这话不假，亲爱的。你做学问根本就心不在焉。什么时候你才能发明火药呢？哦，马里奥来了。”

老板走到他们餐桌旁，询问他们要吃什么。虽然这是一家大众餐馆，老板亲自关照也是一种格外的照顾。马里奥先生问明这对度蜜月的法国年轻夫妇所喜爱的菜肴，便大肆夸耀一番。他佯装与少妇调情，两个人比比画画，装模作样，谈得十分起劲。少妇表演这一小出喜剧，像孩子一样开心，颇有几分摆脱了繁文缛节的公主的派头。当老板离开，去照顾别的餐桌时，她说道：

“我挺喜欢马里奥这个活宝。”

“他有点儿过分，你没觉出来？”

“分明是你吃醋了！”

“是有那么一点儿。”

[1] 法国象征诗派的代表诗人（1842—1898）。